

AI 何以重塑教育生态

人工智能(AI)发展日新月异,其影响深度和广度不断超出预期,加剧了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也面临着重新定义。人类因教育而文明。人类文明延续,关键在于通过今日教育播下支撑明日发展、化解明日风险的种子。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笔者认为,适应数智时代,教育需要实现“五个转向”。

从“被动为生产”转向“主动为生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革命性跃迁,都深刻重塑着教育理念与形态。AI引发的生产力革命,深度广度远超以往。融合AI的机器系统正独立完成越来越多原本需要人类参与的生产任务,人类历史性地从具体生产活动中解放,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人类为生存而被动劳作的天然束缚趋向解除,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发生改变。

因此,AI对教育的重新定义,首先体现在本质层面:它推动教育摆脱对物质生产的刚性依附,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教育理念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向:从“被动为生产”转向“主动为生活”。人们参加工作的核心动因,从保障衣食住行、养家育儿,转向个人价值实现与情感意义的追求。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将首次整体性高度统一。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数智时代的教育,正是这一愿景的实践载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属性相契合。

从“体系教育”转向“泛在终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

教育体系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决定。当前的学校教育体系随工业化大生产建立,底层逻辑主要是分工协作与效率优先,目标是“批量输出符合机器大生产需求的劳动者”。随着学科越分越细、学制越来越长,学校教育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和数智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数智时代,知识更迭周期急剧缩短。人类知识翻倍周期从1900年时需要百年之久缩短到2025年的不足70天,预示着“一次性学习”的体系教育模式必然终结。同时,AI在诸多认知任务上的卓越表现,要求教育必须重新锚定人的独特价值与发展方向,培养学习者超越AI的思维能力,推动精准建立自适应学习体系,动态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突破固定学制、固定场所、固定课表的刚性约束,改变“相同年龄、相同内容、相同标准、相同节奏”的体系教育,建立“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泛在终身的学习生态系统。“时时”是贯穿一生的各个阶段,“处处”是覆盖学习者生活所及的每个角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多次交错进行的过程。这将为60岁以上人群人力资源二次开发打开广阔空间,构成“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的时代注脚。

从“效率优先”转向“适性发展”,发展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

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基于“资源短缺”,强调“效率优先”,理想是“机会公平”。通过考试,选拔成绩好的学生接受进一步和相对优质的教育供给。这类群体往往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其子女也更有可能会继承这种优势。从本质上看,这种“公平”重视个体而非整体、重视过程而非结果、重视一时而非长久。长此以往,易导致社会分层与固化。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之一。

数智时代教育的重心从聚焦服务物质生产,转向主要培育个体基于意义与志趣追逐的自驱力、个性化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文情怀与伦理思辨能力、情感联结与协作共生能力,以及元认知与终身学习能力等基于

个体兴趣与潜质的“因材施教”适性发展模式。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转向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通常,掌握智能学习工具的群体将获得“数字红利”,而技术可达性不足的群体则面临“数字鸿沟”,这种公平性困境,暴露了“效率优先”教育在数智时代维护实质公平的先天性机制缺陷。

“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理念,是对传统“机会公平”理论的超越。它要求摒弃“一个模子”的选拔式评价,构建多元、发展性的评估机制,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在自身禀赋基础上获得充分发展,最终服务于社会整体人才组合的优化与活力的激发,从源头上防止因教育问题导致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

从“技能载体”转向“全人目标”,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工业社会的教育将人视为“技能载体”,而数智时代需要“完整的人”——既具备运用技术的能力,也拥有超越技术的精神维度。这一育人目标包含三重内涵:基础素养(如数智技能、科学思维等)是与AI协作的前提;高阶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是人类居于不可替代的社会主导地位的优势;价值伦理(如同理心、责任感等)是避免技术异化的根基。这三重目标的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人”的培育逻辑。

以分工协作作为特征的工业大生产体系,将“自然人”塑造成为符合社会生产需要的“技能载体”,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窄化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工具价值,教育内容基于学科被分割为若干相对孤立的聚合。随着人机协同智能时代的来临,教育目的转向“为生活”。“为生活”需要教育超越工具化的知识技能训练,通过教化和文化熏陶,凸显“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价值意蕴,培养具备丰富内在、懂得审美、具有活力和创造能力、拥有幸福感的完整“生活者”。

每个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经验、价值信念和认知风格,他们用感知、理解、影响世界的心智模型也必然存在差异。我们理应根据此建构并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从“刚性封闭”转向“弹性动态”,发展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

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必须持续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才能避免陷入熵增与僵化状态。在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命背景下,教育的开放性体现为三重维度:一是空间开放,打破校际、区域乃至国际壁垒,打通数字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构建畅通的一体化协同发展网络;二是主体开放,以学习者为主、教育者为辅,吸纳家庭、企业、社会机构、智能体等参与教育过程;三是内容开放,教育应源于真实经验,始终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

构建“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核心是构建弹性学习生态,突破传统教育时空固化与学段割裂的局限。从科学逻辑看,人类认知发展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学习应贯穿生命全程,而非局限于青少年阶段。在实践中,需实现三重突破:一是时间弹性,允许学习者根据人生节点自主规划学习周期;二是内容弹性,在内容组织上实现从结论供给到意义探寻的转变,课程决策上实现从专家主导到多元共建的转变;三是方式弹性,融合知识获取与实践体验,实现“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有机结合,让学习成为伴随成长的自然过程。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驱动教育形态迭代升级的历史必然,更是加快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战略机遇。从推动教育回归“人的全面发展”本质,到构建泛在终身的学习生态,从实现“适性发展”的教育公平,到培育“完整的人”的育人目标,人工智能为破除传统教育桎梏、重塑教育现代化格局,不仅定义了新的内涵,而且定义了全新路径。这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以超前意识谋篇布局,将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纳入教育强国建设整体规划,锚定“伴随每个人一生、平等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愿景,推动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全方位革新,让教育更好承载起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夯实国家富强之基的时代使命。

(光明日报)

把书店打造成青年的精神会客厅

在天津滨海新区一家书店,一群年轻人围坐圆桌,畅谈理想与生活;在河北保定一家新华书店,中国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各自故乡同样的思念与热爱……据报道,相亲会、外语角、读书会等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涌入传统阅读空间。

实体书店人气回暖,背后是青年群体对“有温度社交”的憧憬。曾有学者用“液态现代性”这一概念描绘千禧年以来的信息化社会:众多事物都在从之前工业化时代的相对固定转而如同液体一般加速流动,包括工作、居所、人际关系甚至个人情感。在我国近年来浩浩荡荡的城镇化进程中,无数青年从故乡流动到陌生都市,急需找到精神的落脚处。然而在社交媒体流行的当下,熟人间的日常联结简化为朋友圈的偶尔点赞,寥寥数行字的手机私信就堪称“深度沟通”。当这种“亲密幻觉”的弊病日渐显露,人们尤其是充满活力的青年群体内心深处对真实社交的需求被放大,书店能够承载的优质社交功能也

由此被重新发现。

喜欢走进书店的人,事实上共享着某种程度的文化认同——对阅读、对知识的重视乃至敬畏,以及对安静环境的渴求和尽量不打扰他人的素养。不止于此,弱连带优势理论认为,相较于主要由亲朋组成的强连带关系网络,松散且异质的弱连带关系更能传递差异化的有效信息。书店里偶遇的陌生人,属于经典的弱连带关系,因一本书、一个话题、一场活动而偶然产生交集,大家基于对阅读的热爱与对真实人际交往的重视而相遇,在对话中实现情感上的共鸣与思维上的碰撞,待到这种文化氛围日渐成熟,书店便逐步有了青年们的精神会客厅的模样。

精神会客厅的关键处,在于“精神”二字。会客厅固然有会客、社交功能,但无论是相亲会、外语角、读书会抑或其他活动,会客厅的主题可以丰富多元,却不能抽离“精神”这一内核,否则便与其他社交场所并无二致。这意味着,书店的社交活动应始终以阅读为底

色、以文化为灵魂。在书店当然可以举办相亲会,但它最好不要是那种以收入、学历等硬件为基础的简单互选,而应让阅读成为两颗心靠近的媒介,聊一聊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比聊年薪、房产证更能激活两个年轻人的情感火花。一场好的英语角,不应只是口语培训班,而应当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一次有益对话,增进的是对和平共处的共识与珍视,对不同文明形态的了解与包容。一场好的读书会,不应只是朗读表演,而应是平等的、开放的,能带给参与者有关生活体验与生命意义的启示。

我们当然希望把书店更好地打造成当代青年的精神会客厅,但也要避免它像某些网红景点一样滑向“打卡地”。据报道,有网红博主炫耀自己一年读书700多本,结果被人打假,被迫公开道歉。与功利化阅读相伴而生的,是某些书店功能的功利化。近年来,一些“网红书店”饱受诟病的根源正在于此——精致巧妙的空间设计、价格不菲

的文创产品、拍照打卡的长队,真正翻阅书籍的人却寥寥无几。当书店的主业从卖书变成卖空间、卖咖啡、卖调性,这背后固然有实体书店经营者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但事实上却让精神层面的阅读活动让位于物质层面的消费行为,让一些书店从精神会客厅成为纯粹的社交空间,而书架上的书籍则沦为社交活动背景板。至此,书店社交便不再是阅读活动衍生出了社交功能,而是社交活动渗透进了书店,这无疑有本末倒置之嫌。

不难发现,书店社交化是书店经营者的生存策略与当下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之间的一次精准对接。但过度社交化会让书店有逐步丧失其文化属性的可能。当越来越多的青年走进书店,不仅是为了买一本书、喝一杯咖啡,更是为了在这里遇见另一个有趣的灵魂、听见一种不同的声音、触摸一种温暖的可能性,实体书店便真正完成了从“卖书的场所”到“精神会客厅”的华丽转身。

(中国教育报)